

## 一蓑烟雨不须归

■杨华

周末,我独自往咸宁潜山爬山,吸吸负氧离子,行至半山,却忽然遇上了雨。没有预兆,雨丝便斜斜地飘了下来,倒也应了山中天气的随性。

没有撑伞,就那样迎着雨继续走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润得温润发亮,石缝里的青苔吸足了水汽,晕开一片片深浅不一的绿,像被墨笔轻轻晕染过的画。山风裹着雨意拂来,带着潜山草木特有的清甜,掠过路旁的古松与翠竹,松针竹叶上的雨滴簌簌落下,敲在石阶上,敲在山间的木亭檐角,叮咚作响,汇成一曲清润的山野小调。

抬眼望去,整座潜山都笼在濛濛烟雨里,远处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,近处的草木被洗得愈发鲜润。平日里挺拔的山形,此刻在雨雾中多了几分柔和。伸手接几滴雨珠,微凉的触感从指尖漫开,混着草木的清香,心里竟觉得格外安宁。索性放慢脚步,任由细雨沾湿衣衫,只管在这烟雨中走着。

## 一碗菊花豆子茶

■谭永西

捧着茶碗,热气氤氲,窗外的雪,也温柔起来,高高的华罗寨,添了几分温婉,山腰缭绕的云朵,都在向我们招手。端起茶碗,靠近鼻尖,那淡淡的菊香与豆香交织的气息,悄然钻入心脾,勾得人口舌生津。轻轻地啜上一口,温润的茶汤滑过舌尖,微咸中带着丝丝豆子的醇厚与菊花的清冽,在舌面缓缓铺开,有如山间清泉与春日暖阳的交融。嚼一嚼香酥的豆子,细腻中带着韧劲,仿佛咀嚼着人间美好,竟将一路奔波的疲惫与莫名的局促涤荡得干干净净。

这是我第一次喝菊花豆子茶的情景,至今历历在目,那口余香,似乎从未散去,反而在岁月的流转中愈发清晰。那是一个冬日,我第一次来岳母家。那时与妻还是同事,属普通朋友,虽然对她心生情愫,却还未挑明。她母亲轻手轻脚地做好这碗茶,没有过来说话,只是嘱咐妻子端过茶来。我接过茶时,心里满是惊讶,不知这茶里竟藏着这样的“大方”。要知道,那时候物资尚不丰盈,那一碗菊花豆子茶里有不少的豆子,还有被红火灰煨得喷香的花生米。那在我老家可是“奢侈品”。平日里豆子都是用来磨豆腐的,极少的时候,只有当孩子吵闹时才被当作零食。花生更少,一般都舍不得吃,只有来贵客时才舍得炒上一小碟。在我的记忆里,老家那时从没有谁家用花生和豆子来煮茶待客的。

后来与妻子相恋,才渐渐知晓这碗茶背

走着走着,脑海里忽然跳出那句千古名句:“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先是张志和笔下的悠然,后是苏轼口中的通透,三百余年的时光,两位诗人借同一句词,道尽了面对风雨的心境。

张志和的“不须归”,是醉心山水的超然,是渔樵江渚的自在。于他而言,斜风细雨不过是山水间的点缀,身处其中,便不愿离去,山水即是归宿。而苏轼的“不须归”,则藏着半生漂泊的沧桑。历经乌台诗案的惊悸,尝过滴居黄州的清寒,于他而言,斜风细雨已是人生常态。那一句“不须归”,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另一种表达,是不向困境低头的坦荡,是随遇而安的通透。

站在潜山的烟雨里,忽然懂得,他们笔下的风雨,从来不止是自然的风雨,更是人生的风雨。而那份“不须归”的心境,便是面对风雨时,内心最坚定的力量。

如今我们,总有着精准的天气预报,能提前知晓风雨何时来临,备好伞,寻

后的故事。每年菊花盛开时,岳母一朵一朵将花采摘回来,待阴干后,一瓣一瓣撕开,和着炒香的豆子轻轻揉搓,再一层一层地铺在罐子里,每铺一层,薄薄地撒上一点梅花盐。岳母说,山里人干的体力活,容易饿肚子,饿了就喝这碗茶,既顶饱又暖身,加一点点盐分,能补力气。在山里来来往往的客人,走了几十里山路,也是人疲身乏,喝上一碗,便能恢复精神。因此,家中常备着这碗茶。那并非寻常待客的茶水,而是一种淳朴天性的体现。一碗茶,承载的不仅是温饱,更是一份山里人的善良与豁达。而我与妻子的缘分,或许也藏在这碗茶的温润里——她秉承着岳母的善良,有着菊花般的清香,也有着豆子般的实在,让人心生眷恋。渐渐便认定了彼此,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婚后有了孩子,岳母更让我看到了她作为母亲的坚韧与慈爱。女儿出生不久,妻就要去蒲圻师范学习,儿子和女儿都由岳母照料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又要忙着山头地里的农活,又要照看两个孩子,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,肩挑背驮,没有一刻空闲。我每次上黄袍山,从没见过她坐下来好生歇息过,总是忙碌在灶台与地头之间,最是空闲的时候就是手把着砖头,坐在椅子上一边纺棕绳一边照看孩子。有一次回家,孩子趴在她的背上睡觉,她屁股抵着墙壁,仍在继续纺着棕绳。那一刻,我眼中湿润了,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酸楚与敬重。

## 阳台菜园

■陈德永

阳台菜园,其实就是利用那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隙,摆上一些泡沫箱、陶盆瓦罐之类的容器。起初,南阳台是我观景休闲的地方;自从公路穿小区而过,喧嚣日盛,北阳台便成了我休闲的“主阵地”。

人到中年,对土地的情感越来越深厚。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密集的城市里,土地越来越珍贵,可以说寸土寸金。为了打造一方独属自己的心灵花园,我就在北阳台摆满了废旧的泡沫箱、盆罐之类的东西,并将带着湿润气息的新鲜泥土悉心置入其内,分别种过大蒜、大葱、番茄、香菜、辣椒……偶尔也养一些比较容易成活的花做陪衬。很快,那些形状不一、材质迥异的盆罐里便冒新吐绿,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。绿色是健康的主色调,它最能让人赏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

自从有了阳台菜园,我多了一处心灵栖息之地。虽说种的是时令蔬菜、水果,其实就是在打发无聊时光的同时,悄悄卸下尘世浮华和一周的辛苦、疲惫。泡上一

杯香茗,打开音箱,穿上宽松的居家衣衫,取出自制的农具,然后走到阳台上侍花弄菜,疲惫的身心便在绿意与泥土的芬芳中慢慢舒展,得以抚慰与休整。有道是“蔬菜好养,娇花难种”,本着节约成本、方便生活的原则,我在阳台上以种菜为主。吃自己种的无污染无公害的蔬菜,经济实惠、健康新鲜,何乐而不为?

冬日周末,妻子把一锅亲手烧制的排骨汤放在餐桌上时,儿子顺便说了句“妈,这排骨汤要是撒点香菜,就更完美了”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我蹑手蹑脚从阳台上掐了几撮鲜嫩的香菜,用清水冲洗一遍,切碎,均匀撒进锅里。顿时,一股混着香菜清香的肉汤,气味扑鼻而来,瞬间溢满整个客厅。大家赞不绝口,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爸爸真是有心人,把日子过得这般有滋有味。”

自从有了“阳台菜园”,生活“天天新鲜”,日子有滋有味。有时亲戚、朋友来了,我总喜欢领他们去北阳台参观,略带得意地炫耀一下我的阳台小菜园。亲友或拍照

好避雨的地方,却常常在风雨未至时,便已心生焦虑。我们怕雨水打湿衣衫,怕生活的风雨打乱节奏,总想着躲开所有的不顺,却忘了,真正的安宁,从来不是避开风雨,而是拥有面对风雨的心境。

就像此刻在潜山的烟雨里,没有伞,没有避雨的念头,只是坦然走着,反倒收获了一份难得的清静。我们不必学古人披青箬笠、穿绿蓑衣,却可以学着他们的样子,在生活的斜风细雨里,保持一份悠然与通透。不必急于寻找归处,因为心安之处,便是吾乡;不必惧怕风雨来袭,因为勇毅前行,便无惧前路阴晴。

雨势渐渐缓了,却依旧飘着细细的雨丝。我走到山顶的观景台,望着山下被烟雨笼罩的咸宁城,心里格外澄澈。

那一刻,我与自己的内心,与这潜山的烟雨悄然相约:往后余生,若遇生活的风雨考验,便安然一笑,心底默念——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妻常回忆母亲为他们兄妹的付出,说母亲当年为了多挣一点钱,白天出工,晚上就躲在家里的木楼上偷偷纺棕索,一纺就是大半夜,有时甚至纺到鸡叫三遍才罢手。一次,她实在是太疲惫了,不知不觉就睡了,可头一低,身子一歪,便从楼梯口跌了下去。这一跌,摔断了鼻梁。即使这样,她也没有一丁点儿后悔,仍坚持日夜操劳,只为让六个孩子一个个有饭吃、有书读。村里有的同龄人劝她:“送个女儿读书干嘛,她早晚不是别人家的人吗?”岳母却只是淡淡一笑:“崽是我的儿,女也是我的儿,都一样。”她仍坚持送女儿读书,从不因别人议论而动摇了。我妻子在她的坚持下读了初中又读了高中,最终考上了蒲圻师范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走出了大山,也改变了命运。

岁月不居,时光催人老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岳母,在一个菊花开满坡的季节,她被菊花仙子带走了。好久好久,我们都不相信那是真的,直到现在,她老人家仍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里,依旧是那副慈祥模样,眉眼间仍藏着往日的坚强。

如今,泡一碗菊花豆子茶成了我们生活的日常,不仅老两口爱喝,小孙儿也是扒光碗底,粒豆不留。热气袅袅升起时,菊香与豆香交织弥漫。那温润的茶汤滋润着唇齿,分明还是当年的滋味,裹着山里人的淳朴,藏着岳母的慈爱,也浸着我们一家从未消散的温情。茶香,绵长。思念,亦那般绵长。

或夸奖,看到自己的“杰作”,我心里每次都美滋滋的。我特别喜欢给那些花蔬浇水施肥的过程,那一刻屏蔽所有杂念,潜心沉浸劳作,幽幽清香扑鼻。有时不开心时,推开北阳台门,看到这些“小精灵”们绿油油、生气勃勃的样子,烦恼自然就跑到九霄云外。

看着这些蓬勃生长的菜蔬,我忽然觉得,种菜养花和与人交友竟有几分相似:菜分四季,人有不同,在合适的季节种爱吃的蔬菜,犹如在不同年龄段交性格、志向投缘的朋友。有言道:“道同则谋,道殊则疏,顺其自然,无需强求。”不同的花蔬在不同盆罐里各凭本领生长,犹如人们要在迥异的环境中跨越磨难、向光重生。给花一方土,花就争奇斗艳;给菜一片天,菜便阳光灿烂,向光而生。置身于此,我不禁想到:连花蔬都懂得在方寸之地扎根生长,拥抱阳光,处于纷繁人世中的我们,又有什么理由不向光而行、快乐向前呢?

阳台菜园,种菜种花,种的是心情;生活,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。

## 石龙

■陈华国

太阳山龙脉深处,沉睡一条被时光遗忘的石龙。

山间口耳相传的古老传说,在亲身历证下获得全新重量。或言远古真龙感念灵秀,化身守山;或曰太阳山神挥鞭逐日,神鞭化龙。石龙早已超越自然景观,恰似灵秀山川不灭的灵魂印记。

远望密林,巍然独特的石墙宛如鬼斧神工。近观其形,二十余米的龙身矫健舒展,宽不足米,挺拔欲破苍穹。青灰岩体满布苔痕裂纹,在斜照阳光下泛着冷冷冷光,俨然巨龙身披细密鳞甲,每一片都镌刻着时光的故事,散发着原始而苍劲的力量。踏入幽深秘境,山林小径引向古木合拢的天然穹顶,尘世喧嚣器尽褪。苍劲樟柏并肩而立,蕨类植物蔓延绿色波涛。阳光穿透叠叠叶隙,洒下斑驳跃动的光影。行走在积年落叶铺就的地毯上,耳畔萦绕清越鸟鸣虫唱,恍若步入时光遗忘的境地。穿出秘林荫蔽,视野豁然洞开。龙脊之巅,慑人绝壁全然展露。两侧垂直岩体宛若盘古巨斧劈开,似大地阵痛中隆起的峭崖。九十度光滑岩面寸草不生,磅礴威严扑面,令人目眩神摇。如此险峻,是天地设下的终极考验,点燃灵魂深处的征服渴望。

凡肉眼难窥神龙全貌,无人机嗡鸣载着视线升空,现代文明向古老传说发出叩问。云端俯瞰,青灰岩脉在山峦间蜿蜒游走,瘦峻脊线在光影中棱角分明,宛如大地母亲脉动凝结的龙骨。视线收回绝壁,宏观的敬畏化为微观的执着。垂直岩面上,指尖深扣岩缝,探寻微小凸起,如读岩石的无字天书。登山鞋在光滑面移动,每次抬升凝聚全副心神,每次落脚皆与重力谈判。身体紧贴冰凉石壁,体温与亘古寒意交融。急促呼吸灼烧胸腔,紧绷肌肉微微颤抖,汗水沿额角滑落,下坠途中被山风撕碎。脚下深谷张开绿色巨口,一丝闪失都可能坠入深崖。悬于天地的刹那,尘世烦忧剥离殆尽,唯存生命本真的颤栗。

终踏龙脊,颤抖的双腿渐渐站稳。心中涌起的征服快意,转瞬被亿万年的寂静吞没,转为误入亘古的恍惚。刚才超越的岂是空间的高度,分明是时间的断层。登临山脊,眼界与心境顿开。秋日澄空,南迁雁阵在青灰天幕勾勒悠长航线。清冽鸣叫划破山寂,振翼的飞鸟与静默的石龙,一动一静,织就亘古与须臾的奇妙对照。雁影掠过龙脊的刹那,两种永恒相遇交融。四顾苍茫,富家山层峦尽染夕晖。暮色如陈年普洱的温润茶汤,浸润每道山棱。风穿岩缝低咽,似龙吟穿越万古,在群山间回荡成空谷绝响。眼前石龙,乃是大地写给苍穹的情书,最坚的岩石镌刻着最柔的守望。暮色四合,未缕金光掠过龙首,整座山峦随沉睡的呼吸起伏,恍若巨龙梦中翻身,惊起几缕松香晚风。

深藏山间的天然石龙,集瘦峻幽奇于一身。亲身触摸亿万年时光的刻痕,以体温感受地球的脉动;无人机凌云探看,从尘世到苍穹,皆在聆听沉睡巨龙的无言低语。在远古与现代的交汇处,危险与绝美的平衡点,寻得内心的宁静与生命的顿悟。

暮色渐浓,山风转凉。风声依旧,龙吟在耳,石龙于身后沉眠,以万年姿态续写永恒。此行非别,乃与山河立下静默盟约。